夜读偶记

# 愿作性情中人，恋恋此生风尘

## 读海飞长篇小说《风尘里》

| 吴问西 文 |

海飞长篇小说《风尘里》中，那条明朝万历年间被叫作“风尘里”的街上，有一座欢乐坊。一般人看欢乐坊是个销魂处，反过来看，它是一片英雄地。有英雄的地方往往就有美人，数千年来的尘世间，英雄美人向来都是天定的搭配。

欢乐坊里果真就有两位美人，一为舞女春小九，一为坊主无恙。

无恙对只闻名未见面的鬼脚遁师田小七芳心暗许，不论对方年貌身家，只认他是个英雄；春小九对醉眼惺忪的甘左严，情有独钟热烈示好，却迟迟得不到他的回应。

无恙想不通春小九怎么就稀奇古怪地喜欢上了那个胡子拉碴的甘左严。春小九也对无恙说：“姐姐，你好像比我更好笑，难道你还真是喜欢那个田小七？”

“无恙笑了，什么也没说。但春小九还是觉得她说了。”

喜欢一个人的时候，总是这样的，外人看着多么“稀奇古怪”，多么“好笑”，我们的心却总是很清楚，清楚自己是明明白白地爱上了。虽然对他还不了解，却已爱上了他。这种情感来得实在匪夷所思，连自己几乎都不能相信，但这情感却又如此真实，叫人不得不信。

“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似乎总是这样，海飞笔下的女子，或多或少都带有这样的特质：热烈率性、明朗坚定、古灵精怪、娇憨可爱。她们为了自己所想敢作敢当，看着亲切可人，但一个个又实在不好对付，来去如风，独立得很。

她们往往笑容可掬，行事乖觉，带有几分不随流俗的侠气。面对心上人，会做出一些惊人之举，比如春小九突然像只绣球那样从台板上弹跳下来，一下落在了甘左严的怀里。

甘左严张开手臂，胡乱地揽住春小九落下来的细腰，他看见热气腾腾的春小九如同两只刚出笼的馒头。春小九仰着一张拧得出水来的脸，夺过甘左严的银酒壶，将它喝得一滴不剩。她听见甘左严说，你就像我老家一只碧绿的蚂蚱。

春小九笑了，躺在甘左严的怀里说，你老家是在哪里？

是在我爹的梦里。

梦又在哪里？

在我娘生前的怀里。

甘左严像背一首诗，他给自己又倒了一壶酒时，听见春小九梦境一样地说，娶我。

我不能娶。甘左严说。

那我们一起住到南麂去，那是一座小岛，岛上有好多石头做的房子。

《风尘里》平白如话，十分好读——一切都是一览无余的，但是，它有特殊的味道。这样的“平白如话”一般人是写不出来的，我们必须熬到那个心境才行。到了那个时候我们才能云淡风轻。这样的语言和围棋很像，黑白分明的，都摆放在棋盘上，可是我们能力没达到的时候，不一定能看出内在的奥妙。

你看这诗一样的对白，情绪饱满得简直要溢出来，我看到这里，暗暗担心，生怕海飞抒情，因为这个时候，无论怎么抒情都显多余。好在海飞终究是海飞，下笔疏凉，字里行间弥漫着淡淡的古意，寥寥几笔，意境全出。像前人所说：“血脉要贯通，而发挥忌刻露。”小说的抒情有它特殊的修辞，它反而是不抒情的，面对情感，小说不宜“抒发”，只宜“传递”。

欢乐坊里，依红倚翠之戏，点头哈腰之识，出入其中，净从秽生，见惯了众生的造作，便容易分辨出真性情来。甘左严是个不折不扣的酒鬼，但却始终清醒，可以得到，却不得到，因为春小九所给的，不是他能承受的，因此拒绝。今天的人狡诈，觉得时光短促，要及时行乐，不想过后就悔，所以不管得到的是什么，就先得到。甘左严“不能娶”，自有他的苦衷，难得的是春小九也并不因此不爱，这也符合爱情不可理喻的面目——不问值不值得，不管有无结果，只是顺从自己的心。

既见君子，云胡不喜，春小九见甘左严，无恙见田小七，云胡不喜？喜是一种私人感受，本身就是一个难得的状态。策马江湖看遍山水，此生有幸并肩一回。苦难与欢乐，绝望与温情，我们不断被吸引，被打动，白昼黑夜地遐想，这都是生命中的重要时刻。好比佛经上出现的妙喜，法喜，不是得到什么满足，而是不为什么，只觉欢喜。

一人一剑一壶酒，每个人都身陷风尘。《风尘里》的女子，柔情之思与英豪之气兼具，春小九是这样，无恙也是这样——我愿意红袖添香夜伴读的时候，我就是那个柔情似水的存在；我愿意娇嗔嗲怒调笑打闹的时候，我就是那个天真烂漫的存在；我愿意浪迹天涯四海为家的时候，我就是那个独立自由的存在。

看这样的女子，常常觉得，她们在某个时候的某种心情，令人向往和倾羡。所谓沧海一声笑，滔滔两岸潮，自古以来这人世江湖中，最最性情的，恰恰是深爱此生风尘的人。爱到心之最深处，爱到骨头里，爱到肝肠寸断，爱到以一滴泪辞一世尘。我爱极这些形象，这些形象能够承载我对世间女子最美好的想象。

**《风尘里》，海飞 著，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20年1月出版，定价：39.80元**

品书录

# 简静生活，惜物恋人

## 读简儿新作《今天也要吃好一点》

| 滕艺 文 |

简儿说：“世上最平凡的食物，最朴素的话语，予人的慰藉，往往是最深的。”简儿的文字，和她的名字一样。没有绕口的句子，也没有生涩的词汇，很容易一句接着一句读下去。常常不知不觉地，就把她的整本书读完了。只觉得没费什么力气，还颇有些享受。

看她写山居生活、四季吃食，好像很简单的。当你以为就是这样了，忽然又冒出一些很灵的句子来。

春天樱花开了，五月石榴红了；初夏和鸟儿抢野樱桃吃，冬至总要喝上一碗热乎乎的桂圆煮蛋——《今天也要吃好一点》这本书里，记录的都是光阴里充满烟火气的细枝末节。

其中一篇端午小记，读得笑出来。她写春香奶奶割菖蒲请大仙的故事。

有一天，隔壁的春香奶奶去水边割了菖蒲，一柄柄剑似的悬挂在门上，嘴上还念念有词：“天灵灵、地灵灵，菖蒲大仙来显灵，给我们家小曼驱妖斩魔……”

原来，小曼姐姐不知从何时起害了心口疼，总颦着眉，天天喝中药也不见好转。

春香奶奶说，到了夜里，菖蒲大仙会从门上跳下来，挥舞手里的长剑，“刷刷刷”几下，就把屋里的妖魔鬼怪给斩除了。

果然，挂了菖蒲后，小曼姐姐的脸色一天天地略微好转些。

后来她才晓得，小曼姐姐害的是相思病。一寸相思一寸灰，真心到底是错付了。

那时，小小的她竟双手合十，在心中默默许愿：“菖蒲大仙保佑我，将来遇到一个疼我爱我的男人，千万千万不能让我得相思病。”

太可爱了。

写到自己的亲眷爱人，又更动情。

写父亲日落归家，“蹲下身子，宽大的手掌中变戏法似的躺着四颗枇杷”；写母亲咧嘴笑的样子，“脸圆圆的，竟有观音娘娘之相”；写爱人从前的承诺，“果不食言，十几年如一日，为我炊粥煮饭”。

这些生命中至亲的人，在她的笔下，总是活灵活现，情深义重。

简静生活，惜物恋人，是简儿喜欢的生活态度。由荸荠写到故乡，由蚕豆写到童年，她无疑是一个细心善感的人。可以用心沉淀在眼前的生活中，也可以随时飘到臆想的云端去。

更重要的，是她不吝将自己的这些小确幸，细水长流地写下来。

这阵子，简儿新书《今天也要吃好一点》刚刚面世，有她参与创作的《山野民宿：从山中来》《山野民宿：到山中去》，也很快和读者们见面了。她流连于山水、人情、草木、四时之间，品的正是生活本身的甘美滋味。

读了她的书，找她聊天，她说正忙着照料自家菜园里的番茄秧。

“脖子伸得丝瓜长，盼着它们开花结果。好比自己养孩子，眼看着一天天地没有什么变化，只觉得时间好慢啊。”

“植物是神灵。只要种下一颗种子，灌溉它，呵护它，便会一日日长大，开出美丽的花朵，结出甜蜜的果实。”

就像她日复一日地写作，最终都积累成一本本厚重美好的书籍，受到越来越多读者的喜爱。

我想，正是这些生活的淳朴样貌，和时间的智慧，让我们在纷繁闹市中，一次又一次地找回内心的安宁吧。

**《今天也要吃好一点》，简儿 著，化学工业出版社2020年4月出版，定价：49.80元**

上架新书

**《国宝里的汉字》** 在字 编著 好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88元

本书选取中国国家博物馆、上海博物馆、陕西历史博物馆和河南博物馆等多所博物馆的54件镇馆之宝，带你穿越时空，读懂文物背后的文化知识，得窥古人的生活意趣，触摸历史的温度。

**《长生塔》** 郝景芳 著 贵州人民出版社 42元

不论是科幻作品《永生医院》《积极砖块》，还是现实题材的中篇小说《长生塔》，都直指读者内心。郝景芳，生于1984年，凭借《北京折叠》高票力压“科幻小说之父”斯蒂芬·金，斩获第74届雨果奖中短篇小说奖。

**《心！》** 陈希我 著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65元

林修身，日本长谷川商会会长，作为日籍华人代表回到中国时，离奇地因“心脏破碎”而去世。因此，记者开始了对林修身生前故事的探询与追踪。陈希我，作家、文学博士，曾获人民文学奖、英国笔会奖。

**《宣和四年：大宋王朝1122的中国格局》** 祁新龙 著 团结出版社 68元

作者讲述这一年的中国历史格局。这一年，拉开了两宋分割的序幕。四年后，金兀术举兵南下，灭掉了那个占世界GDP三分之二的强国——北宋。在书中，作者以独特的视角，用散文化的语言，为读者娓娓讲述宣和四年前后，发生在中国版图上的各种故事。

百草园书店提供